

陇南市政协白马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陇南白马人 民俗文化图录

白马民俗文化是陇南得天独厚的优质文化资源。多年来，陇南市、县党委政府和民间社团在白马民俗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这些工作还是初步的。白马人的大量歌曲、语言词汇、口头文学、舞蹈等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继续去搜集、保存、研究，白马人的故事、服饰、歌曲、烤街火长节、麻够池、麻昼、甘昼、婚俗、美术、刺绣、泥塑、面具制作等需要申报列入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加以保护，这项工作需要政府加大工作力度，也需要社会各界、专家学者投入。我们编辑出版《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图录》，就是为专家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和资料，为申遗和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做理论和舆论准备。

LONGNAN
BAIMAREN
MINSU WENHUA TULU

总主编：杨全社
主 编：古元章 张金生
邱雷生 毛树林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陇南市政协白马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陇南白马人 民俗文化图录

LONGNAN

BAIMAREN

MINSU WENHUA TULU

总主编：杨全社

主 编：古元章 张金生
邱雷生 毛树林



甘肃人民出版社



《陇南白马民俗文化图录》编委会

顾 问：王玺玉 孙雪涛 黄泽元 邱正保 张 昉
张庆红 郭建博 刘应昌 莫 超 徐世林

主 任：杨全社

副主任：古元章 张金生 司跃宁 苏彦君 张立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超	马克武	王世雄	王国珍	王晓平
毛树林	古元章	田 佐	白 杨	司跃宁
任 可	巩 伟	刘 刚	刘光福	刘启舒
米晨东	朱 琳	朱继舟	沈 璇	李世仁
李同文	杜生虎	杜玉生	张立新	张凤麟
张庆武	张红霞	张金生	张建德	张益琴
张喜琴	余石东	余永红	余林机	余流源
何国祥	何能雄	苏彦君	纳康清	罗卫东
罗愚频	者玉明	陈永贵	杨全社	杨林喜
杨满红	邱雷生	武福成	高 峰	高天佑
徐世林	班旭东	班述怀	班保林	班贵荣
班喜贵	剡蛟龙	曹 斌	韩平松	韩英才
焦红原	蒲向明	雷振宇	魏 玲	

学术指导：杨亮才 王建民 赵逵夫

总 主 编：杨全社

主 编：古元章 张金生 邱雷生 毛树林



《陇南白马民俗文化图录》部分编委会成员及工作人员合影



序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中共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和陇南建设特色文化大市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把继续做好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的挖掘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作为市政协的重点工作之一，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白马民俗文化是陇南最具特色的文化。陇南地处祖国腹地，东邻陕西，南接四川，历史文化悠久、遗存丰富、底蕴深厚。伏羲文化、秦文化、西狭文化、茶马古道文化、蜀道文化、红色文化、乞巧文化、白马民俗文化等在这里交相辉映，异彩纷呈，而白马民俗文化在这些文化中独具特色。他们的信仰、习俗、服饰、歌曲、舞蹈、婚俗、民间美术、手工技艺、游艺活动等等，都有着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的特点。白马人每逢重大事项及每年春节前后的民俗活动，都是全民参与，他们的民俗活动集中而丰富，多样而独特，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蕴涵着白马人的历史文化记忆，是对人生、生活、未来的思考和态度，并构成了独具特质的民俗文化样态。我们编辑出版《陇南白马民俗文化图录》（以下简称《图录》）就是为了采用新的形式向外界介绍这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第二，白马民俗文化是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示范区及陇南建设特色文化大市的独特资源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第一次从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上阐述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这是我国文化发展历程中划时代的历史贡献。这条道路的丰富内涵，体现在全会确立的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方针中，体现在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中。这是党和政府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实践经验、深刻把握文化发展特点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充分体现了文化上的高度自觉和政治上

的远见卓识。为了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华夏文明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示范区的战略构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文化大市的目标，完全符合省情、市情。陇南是古代白马氏人的原始分布区，从这里迁徙出去的白马氏人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创造中华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在原地繁衍生息的白马氏人，曾经以陇南为根基，建立过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五个地方政权，为开发西部和创造中化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文化遗存遍布陇南，他们创造的文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陇南儿女。白马人生生不息，比较完整地传承了古代白马氏人创造的文化。我们编辑出版《图录》，就是为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示范区及陇南建设文化大市尽绵薄之力。

第三，白马民俗文化亟需进一步加强保护和研究。白马民俗文化是陇南得天独厚的优质文化资源。多年来，市、县党委政府和民间社团在白马民俗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这些工作还是初步的。白马人的大量歌曲、语言词汇、口头文学、舞蹈等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继续去搜集、保存、研究，白马人的故事、服饰、歌曲、烤街火长节、麻够池、麻昼、甘昼、婚俗、美术、刺绣、泥塑、木刻、面具制作等需要申报列入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加以保护，这项工作需要政府加大工作力度，也需要社会各界、专家学者投入。我们编辑出版《图录》，就是为专家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和资料，为申遗和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做理论与舆论准备。

《图录》比较全面、系统、集中地介绍了白马人的生存状况和民俗文化。已经出版的一些研究介绍白马人的文章和著作，在宣传白马人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都是从某个方面进行专题探讨的。《图录》从白马人的生存环境、生计方式、宗教信仰等十八个方面比较深入地介绍了陇南白马民俗文化。附录中又用两个章节简要介绍了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白马民俗文化概况。

《图录》采用以图片为主的表现形式，用大量的图片，全面地记录、生动直观地反映了白马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以文字说明图片、用图片拓展文字，既有资料性，又具可读性；既能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又可供爱好者阅读。

组织和参与《图录》资料采集和编辑工作的同志，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责任感，不辞辛苦，采集了大量真实反映白马民俗文化的图片和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研究、分类和编辑，保证了《图录》的质量。

用以图片为主的形式介绍一个族群丰富独特的民俗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尝试，限于水平，缺漏、错讹难免。我希望有更多的组织和专家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保护研究和利用白马民俗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杨全社

2012年8月



序二

陇南市政协和白马民俗文化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白马民俗文化图录》就要问世了，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大概因我曾赞成此课题研究的缘故，《图录》杀青后，主编之一张金生同志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没有理由推辞，就答应了。但临动笔，我却又有些犹豫。为什么呢？原因有二：

一是主观的。我一直不主张随便给人作序。明季学人顾炎武说得好：“人之患在好为人作序。”（《日知录》）我赞成他老人家的说法。既是“患”，又何必为之。

二是客观的。我想，但凡给人作序，一定要对相关的课题有全面的了解。刘彦和说：“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说，序言不仅要说明作者写作缘起，还应阐发著述内容和全书的主旨。如果只是对课题的泛泛了解，是写不好序的。而我自己恰恰是属于“泛泛了解”的那种，对“相关课题的研究”就更谈不上，哪敢还替人作序，可已应朋友了，又不能退堂鼓，只好硬着头皮去写，敬请读者谅解。

谈到白马民俗文化研究，有一位是绕不开的先生，他就是本书的其中一位主编、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金生。

张金生同志是我新结识的陇南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我知道，张金生同志是1952年生，论年岁，我大他许多，但我们很谈得来，有不少共同语言。我知道，他原是一位父母官，是管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和保一方平安的。他从第一线退下来后，不管这些了，就去管人们的精神食粮——民间文化。他们发起成立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研究会，致力于白马人的民俗文化研究，几年间，他和他的团队踏遍了陇南和川北的山山水水，走访了不少白马老人以及白马文化传承人，对白马人的社会历史、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进行了全面



的、深入的调查了解，取得不少第一手资料，成绩卓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完成了《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调查资料卷》《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论文卷》《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服饰卷》《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歌曲卷》《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舞蹈卷》《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语言卷》等。最近又完成《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图录》一书。短短的几年内，就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绩，实属不易。

近来张金生等同志又把他们的关注点聚焦到《中国民间故事全书·陇南分卷》（县卷本）上，他们通过向陇南市委王玺玉书记汇报，依靠组织的力量，从上到下，充分发动群众，从搜集资料入手，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可以预期，凭着他们的实力和敬业精神，很快会见成效的，我们等着来自陇南的好消息。

白马人的文化是值得关注的。

白马人是我国古老族群，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由于地缘的、历史的、民族的诸多因素，白马人至今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文化，这种情况在国内少有，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因而人们把它称为“活化石”、“原生态文化博物馆”。

白马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中被定为藏族。因其与藏族有别，故称为白马藏人。他们则自称白马人。这种情况别处也有，如摩梭人、苦聪人便是。民族识别时，摩梭人被划入纳西族，苦聪人被划入拉祜族，但摩梭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纳西族，苦聪人也是如此。

又如台湾高山族，当地称原住民，他们也不是单一的高山族，而是十三个民族，如仔细考察，他们的族源、迁徙台湾的时间以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不一样，是硬给拉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白马人的生活区域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甘肃的文县，四川的平武、九寨沟、松潘等县。人口约 20000 人，其中甘肃 7800 多人，四川 10000 多人。

白马人被定为藏族后，族属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大致有三种意见：一为氏人说。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如今生活在甘南和川西北的白马人，是古氏人的后裔，应称白马氏。一为藏族说。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白马人古称蕃，是土蕃的后裔，称白马藏没问题。一为羌族说。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白马人是古羌人的一支，应称白马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窃以为，民族问题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人爱说古代的某某族就是现在的某某族，这很难说服人。无论是汉



族或是兄弟民族，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变化都很大。古代的民族或族群，发展到今天，单一的纯而又纯的民族，恐怕是很难找的。不少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以老大哥汉族来说，也是由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

拿白族来说，白族是现在才有的称呼。据史料记载，白族是南诏后期大理国初期（即唐末宋初）才形成的。在白族的发展过程中，汉变白，白变汉，彝变白的情况屡见不鲜。氏羌南迁后，不少氏人和羌人融入白族、彝族和纳西族中。留在北方的氏人，也大都融入汉族中，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历史上的西北氏人与西南白蛮，都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生产比较先进的古代族群。

说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白马人民俗文化图录》写得很好，文字好，图片也好，是我最近读过的民俗文化研究著作中水平比较高的一部。它的优点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难得。包括两层意思：一为资料难得。像白马人这种原生态的文化，别说中国，就是全世界也是难找的。如今形势发展很快，白马人也要现代化，说不定哪一天，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好在还有图片留在人间。二为作者们精神难得。一心向钱看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世风日下，不少人投机取巧，无利不做，但居然还有那么一批人在一心一意抢救民俗文化，令人感佩。

第二，读得。现在有些书没法读下去。但《图录》不同，它很吸引人。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民俗文化的真情实录。过去文人记录的民俗也不少，但他们往往都是按照自己好恶加以删改，以至形骸徒存。而《图录》则本着忠实记录的原则去操作，作品大都保留原汁原味，值得一读。

第三，存得。现在不少书都没有保存价值。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最大功劳，是为我们提供了集文字和图片为一体，堪称白马人文化百科全书的《白马人民俗文化图录》。时代愈久，它的价值愈显，这样的书，多多益善。

何谓民俗文化？国内外所下定义不下十种。依我看，民俗文化就是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约定俗成的全部成果。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家园。世界上但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便有民俗文化存在。没有民俗文化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我们处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传统民俗文化不断消亡。如果我们再不抓紧时间抢救，就永远来不及了。

我对于抢救民俗文化曾摇旗呐喊过，不过自己一事无成。现在老

了，不中用了，不能再下去采风了，但暇时也还想想，偶有所得，现趁便写出，当作序文的材料，请学术界和读者加以指教。

杨亮才

2011年12月20日于北京



